

## 第一章 全新的人生

「顧明豫，放開，我叫你放開，趕緊放開，你聽不懂嗎？」

「駕！駕！駕！」

「顧明豫，你皮癢了是不是？你再不放開，待會兒等著巴掌侍候。」

「駕！駕！駕！」

「顧明豫，別再駕了，這是牛車，不是馬車！」

「駕！駕！駕！」

「顧明豫，我說最後一遍，你再不放開，這個月你沒有無菜單料理可吃了！」

「停！」顧明豫終於鬆開捂住顧明瓔眼睛的雙手，不過他們也到了醫館了。

視線恢復，顧明瓔跳下牛車，插著腰就開罵，「臭小子，你不知道這樣很危險嗎？若是撞到人怎麼辦？」

顧明豫很無辜的眨眼睛，「姊姊不是說牛車是個老頭兒，怎麼還會撞到人？」

「你不去撞人家，人家可能來撞你，這不一樣撞上了嗎？這跟老頭兒還是年輕力壯的有什麼差別？」

「老頭兒走得可慢了，我眼睛又瞪得很大，若是有人不長眼睛撞上來，我肯定來得及喊停。」

「你這是歪理！」

顧明豫很不服氣，「這不都是姊姊教我的，怎麼會是歪理呢？」

顧明瓔氣得咬牙切齒，耳朵後知後覺的收到四周的笑鬧聲，他們已經成了街上的一個笑話了，這真是太尷尬了，怎麼辦呢？她又不能挖地洞鑽進去，只能充滿歉意，半低著頭朝左右點頭致意，還好這個時候父親顧安宣從醫館走出來。

「你們怎麼還在這兒磨蹭，不趕緊將藥材送進去。」

顧明瓔嗯了一聲，趕緊抱起牛車上裝著藥材的麻袋走進醫館。

顧明豫也很識相的跳下牛車，緊跟在後拖拉一個麻袋，沒法子，他只有五歲，抱不動，只能拖著。

顧安宣對著四周看熱鬧的人說了一聲「見笑了」，便喚來藥童幫忙將牛車上剩下的藥材一一搬進去，隨後請掌櫃將牛車送去寄放牲口車輛的地方，接著再次向眾人一點頭致意，然後轉身走進醫館。

仁心堂對面茶館二樓的廂房，關成岳站在窗邊看著熱鬧，跟街上的路人一樣哈哈大笑，直到他看清楚顧安宣，笑聲戛然而止。

「你這是在鬧什麼？」楚晉雲實在不想理會某個沒事找事做的傢伙，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路人，明明全是陌生人，他逮著一個就能說出一朵花，一張嘴巴吧啦吧啦的停不下來，煮茶品茗的好心情全教他破壞了，繼續放任他不管也不行。

關成岳皺著眉頭撫著下巴，「我覺得那位大夫很眼熟。」

「什麼大夫？」楚晉雲起身走過來，順著好友的視線望向對面的醫館，若不是因為任務，他對無關緊要的人沒有那麼大的好奇心。

「進去醫館了，我讓小伍想個法子將人喚出來給你瞧瞧？」

「沒這個必要。」楚晉雲不在意的搖搖頭，清楚好友何以對一個似曾相識的大夫

如此上心，「這個地方沒有顧太醫的徒弟。」

「他跟顧太醫年紀相近，當然不會是顧太醫的徒弟，我只是覺得他面善，好像在哪兒見過。」

若非路過陳縣碰到大雷雨，行路不便，他們此時已經身在隔壁的榆縣，而不是停下腳步，也正好過幾日就是元宵，陳縣比榆縣還大還富裕，自然更為熱鬧，要不，待在這個不在計劃中的陳縣未免浪費時間。

「這裡離京城約一兩日的車程，人家進京辦事教你瞧見了也是有可能。」大夫想要醫術好，不可能閉門造車，而京城聚集最頂尖的醫者是最適合大夫造訪。

「這也太巧合了，人家偶爾進京一趟就教我瞧見了，還記住了？」關成岳送上一個白眼，堂堂宣武侯府的世子爺，雖然剛剛入了禁軍，有了正經差事，可是想當一個合格的繼承人，他要學習的可多著，文武都不能落下，他怎麼有閒功夫記住不相干的人？

「不然呢？」

「這個人至少在我面前晃過幾回，否則我不會有印象。」

「人家多進京幾趟，你不就有印象了嗎？」

「你怎麼不說他過去一直在京城，如今年歲大了，想要落葉歸根？」

楚晉雲點頭道：「這也是有可能。」

關成岳突然瞪大眼睛，擊掌道：「對哦，我怎麼沒想到呢？」

楚晉雲真受不了這傢伙跳脫的性子，想到什麼說什麼，這不是問題，可是也用不著大驚小怪吧。「想到什麼？」

「你岳父會不會有那種沒有師徒之名的徒弟？」

楚晉雲愣了下，差一點反應不過來，習慣尊稱已逝的岳父為顧太醫，喚著喚著就忘了他們的關係，不過都三年了，原本就翁婿緣淺，沒喚過幾次岳父，自然跟著大伙兒喚顧太醫。

「我們一心想找顧太醫的徒兒徒孫，可是忘了同儕也能為師，不過是沒有師徒的名分，不是說顧太顧大公無私嗎？只要虛心求教，他必會傾囊相授。」

「確實有此可能。」

關於岳父，楚晉雲了解不多，主要是因為成親一個月後他就去了西北，不久之後宮中出了事，岳父受到牽連入獄，最後雖然被放出來但沒多久便病死，緊接著他的妻子從皇恩寺祈福回府的路上意外落崖身亡，經過三年在西北的打磨，他終於回京，而顧家早就離開天子腳下返回老家榆縣——這也是他此行的目的地之一。

「有師徒之情，沒有師徒之名，這應該不難調查吧。」

楚晉雲不得不認同好友的說法，看了貼身侍衛趙虎，示意他安排人回去調查，趙虎點頭應了。

關成岳高高的抬起下巴，睨著楚晉雲，「我隨你出來辦差之前皇上還再三囑咐我少說多看，好像我只會礙手礙腳似的。」

「出來辦差的人都要少說多看，就怕一個不小心說了不該說的，好比你管不住嘴巴身分暴露了，我們在這兒就別妄想片刻安寧。」此行身負重任，皇上想藉此磨

練自個兒的表弟，又怕他壞事，當然要再三耳提面命。

關成岳嘿嘿一笑，摸了摸嘴巴，若沒有人提醒，他真的會不自覺將「本世子爺」掛在嘴邊，沒法子，在京城亮身分能省下不少麻煩，這不就養成習慣了。

楚晉雲轉身回到長案坐下。

「對了！」關成岳突然又來了一個擊掌，「我又想起一件事了，我們既然在這兒，是不是應該順道向這兒製香鋪子查探一下，有沒有什麼製香高手？」

楚晉雲唇角一抽，這個傢伙就不能不一驚一乍嗎？「這還用得著你說嗎？吳嘯已經打聽過了，這兒的製香鋪子是京城的分店，我們就是能尋到安眠香也全是從京城送過來的，效果如何在京城不就試過了。」

「哦。」他都忘了，雖然這兒屬於津州，不屬於京兆府，可是就距離而言，皇城比津州府城更靠近陳縣，凡是皇城中只要有點勢力的鋪子都能開到這兒，陳縣就是能尋到在地的小型製香鋪子，能夠製出安眠香，只怕也比不過京中的製香鋪子。

「坐下來喝茶靜靜心。」

觀看街上來來往往鮮活的身影不是更好嗎？關成岳撇嘴，不過還是回到長案，在楚晉雲的對面坐下。喝茶靜心是嗎？他就試試吧。

貼著牆壁，顧明豫站得又直又挺，可是腦袋瓜半垂，一副深深懺悔的姿態，不過若湊近從下往上看，就能見他眼珠子轉過來轉過去，忍不住了就悄悄抬起眼睛，看著立在門廊下的父親和姊姊，可惜他們忙著討論事情，連一眼都不願意給他，再說了，他正在為自個兒的調皮受罰，他們肯定要冷著他。

「今日一早張總管又尋上門了。」

每逢此時顧安宣就後悔不已，當初幹啥幫知府家的老太君看病？憑他的醫術遲早能夠在陳縣站穩腳跟，不必急著巴上知府，可是機會擺在面前，又是給人治病，他如何拒絕得了？

好吧，治病就治病，解決不了老太君的睡眠問題他就應該承認，幹啥硬要扛下來？

「張老太君又失眠了？」顧明瓔忍不住唇角一抽，這位老太君太有意思了，相隔幾個月就鬧一次，也不知道是真的失眠還是喜歡她製作的安眠香？

「對，還是一樣，老太君思慮太重了，沒了安眠香，失眠很容易再犯。」

年紀大了，身上多多少少有點毛病，張老太君當然不例外，甚至比起那些靠天吃飯的泥腿子，張老太君的身子骨更為健壯，可人就是如此奇怪，一開始只求溫飽，待豐衣足食後其他的問題又來了，總之就是學不來放輕鬆過日子，想想，他自個兒不也如此嗎？當初只想著在此安居樂業，不過三年他就盼著能成為人人敬重的名醫。

「老太君知道嗎？」

「每次請平安脈，爹不曾忘記給老太君提個醒。」

「老太君應了，可是做不到，是嗎？」

「家大業大，子嗣昌盛，哪是那麼容易放得下？」

「她想要安眠香，就給她安眠香吧。」頓了一下，顧明瓔還是建議道：「我記得告訴過爹，最好可以親自問診，如此製作出來的安眠香更能對症。」

這一點她不說，他還會不知道嗎？可是，他說什麼也不能讓她暴露在人前，一個不小心她的真實身分就會曝光。

其實他的女兒顧明瓔已經死了，如今顧明瓔的真實身分是顧寧——顧太醫的女兒，寧國公府四少奶奶，三年前在前往皇恩寺祈福的回程翻車跌落山崖。

顧寧可以說是命大，從那麼高的地方跌下來沒摔死，還遇到上山採藥的他，不過磕到腦子，不記得過去的事。

他與顧太醫同是出自津州榆縣顧氏一族，世世代代以醫術傳承，兩家未出五服，只是顧太醫是顧氏一族在醫術方面最有天分的子嗣，早早離開榆縣考進了太醫院，而他是後來進京入了最大的醫館坐堂，兩家因此有了往來。

顧太醫剛剛受到波及被收押顧寧就出了意外，他直覺這是楚家想除掉顧寧，畢竟有個汗點的父親，顧寧將成為楚四爺仕途的絆腳石，更別說楚四爺是楚家最出色的兒郎，與皇上有師兄弟的名分，前途不可限量，楚家如何能容得下顧寧？

他救下顧寧這是老天爺的意思，他必須保住顧寧，也正巧纏綿病榻的女兒再也熬不住了，兩人相差兩歲，顧寧取而代之倒也不會太過突兀，從此顧寧成了他女兒顧明瓔，不過繼續待在京城難保不會教楚家的人發現，他只好帶著家人回到妻子的老家。

「爹？」顧明瓔見父親遲遲沒有回應出聲喚道。

回過神來，顧安宣委婉的道：「張府不太平，妳能不去就不去。」

「我只是給老太君診個脈，又不跟府裡的人往來，張府的是非與我何干？」

「後院的是是非非豈是妳說沒有往來就可以置身事外，一旦張老太君知道安眠香出自妳之手，以後老太君請平安脈父親必然要帶上妳，從此妳就跟張家的後院扯上關係，後院各樣的陰私遲早會扯到妳身上。」

這倒也是事實，高門大戶最不缺的就是魑魅魍魎，而且最喜歡將上門治病的大夫拖下水，最後自家人鬥得很歡樂，什麼事都沒有，而落水的大夫就慘了，這不是很正常的嗎？家醜不能外揚，死的當然是外人。

不過第六感告訴她，父親給的理由不是真正的原因，父親有事瞞著她，可不管什麼事對她來說都很陌生，因為她不過是一個取而代之的穿越者。

問她為何穿越來到這個聽都沒聽過的大慶朝？她不知道，她才剛剛穿上白大褂，準備施展抱負，然後為了讓路給救護車就結束了短短二十五年的一世，接著開始這全新的人生。

雖然她對外宣稱失去記憶，可是原主腦海中的影像並非完全沒有，不過原主腦子明顯受到撞擊，記憶中的東西彷彿斷了片，有影像，沒故事，又不是她的經歷，她當然組織不了，索性就當個失去記憶的人。

來到這兒三年了，她很慶幸生在一個醫者的家中，原主懂醫術懂製香，而她從小養在中醫的祖父身邊，她有中醫底子，否則就算是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在這兒的用處也不大。

「爹預計元宵過後去府城一趟，在這之前來得及將安眠香做出來嗎？」

顧明瓔想了想道：「我手上的藥材應該可以應付。」

「那就好，爹會將元宵過後去府城的事告訴張總管。」

顧明瓔點頭同意了，便急著轉身回去做安眠香，卻見到應該罰站的顧明豫悄悄縮在棗樹下的躺椅上，睡得可香可甜了，真是頭痛又好笑。「爹，還是將他送去學堂吧。」

「如今有妳給他啟蒙，夠了，爹也答應他，明年再去學堂。」兒子很聰明，學什麼都快，就是太好動了，教他乖乖坐在學堂，他根本受不了。

顧明瓔走過去，戳了戳顧明豫的臉頰，「小傢伙，起來了，回去了。」

顧明豫扭動了一下，眼睛還沒睜開，雙手先伸出來，「姊姊搵搵。」

顧明瓔嘆了聲氣，轉過身，「爹，幫個忙吧。」

「妳就寵他。」顧安宣一臉傷腦筋，不過還是走過來抱起顧明豫放在顧明瓔背上，然後請掌櫃送他們姊弟兩人去停放牛車的地方。

東風夜放花千樹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

今日是元宵節，是顧明豫最愛的日子，因為他可以買糖人、吃烤肉串，還有豆腐腦，反正就是一個可以大吃特吃的日子，這對一個吃貨來說真是太好了。

「我為何要陪你排隊買糖人？」顧明瓔斜睨著顧明豫，見他心急得不時踮起腳尖往前數了又數，覺得好笑，難道多數幾遍人就會消失不見嗎？

「因為妳怕我被拐子帶走啊。」

「你也知道今晚拐子很多，尤其是孩子多的地方拐子更多，一旦不小心被衝散了很危險，你還非要排隊買糖人。」陳縣是上縣，元宵的盛況可想而知，隔壁下縣有點家資的還會特地來這兒賞花燈，因此每年總會發生丟了孩子的事。

「我跑得可快了，不怕拐子。」

「拐子直接給你用迷藥，你跑得再快也沒用。」

「我又不傻，不認識的人一靠過來我就跑了。」

「真是太天真了，拐子都是四面夾擊，你躲過這個，轉身落入另外一個手上，你一人難敵八隻手。」

「哼，姊姊就是瞧不起我！」

兩人你一句我一句，沒留意之間，前面就剩下一個，顧明豫立馬沒了心情跟姊姊耍嘴皮子，眼巴巴的盯著前面專注畫糖人的攤主，眼見攤主就要完成了，接下來就要輪到他了，顧安宣突然急匆匆的走過來將他們從隊伍中扯出來。

「不買了，我們改日再來。」

顧明豫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睛，急急嚷嚷，「爹，我的糖人……」

「過幾日大集，爹給你買兩個……不，三個糖人。」

「不要，我好不容易排到了，再一會兒我就可以拿到糖人了。」

「聽話，爹有事，我們得回去了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當顧安宣口手並用的說服兒女離開時，關成岳扯著楚晉雲哇哇大叫——

「就是那個大夫，你瞧瞧是不是見過？」

楚晉雲順著好友的指示看過去，約莫半晌，他看出來了，「我曾經在岳父府裡見過他，岳父說是族兄。」

「他會不會也是顧太醫沒有師徒之名的徒弟？」

「應該不是吧，我記得顧氏一族以醫術傳家，每個孩子都是自幼習醫，他們又是同輩，岳父的醫術再好也不足以成為族兄的師傅，最多就是同在京城，偶爾聚在一起交流。」

「你不是派王漢回京調查了，怎麼還沒回來？」

「這種不是明面上的事，總要多費點時日。」

關成岳扯了一下楚晉雲的衣袖，「既然是你岳父的族兄，我們是不是應該過去問候一下？」

楚晉雲點了點頭，「理當如此。」

兩人鑽進人流當中，擠啊擠啊，終於擠到糖人的攤子前面，顧安宣不見了。

「人呢？」關成岳前後左右轉了一圈，沒見到人。

「那兒。」楚晉雲用目光指著急忙拉著兒女離開的顧安宣。

此時他已經跟他們相隔百步的距離，說起來不遠，可是今日這樣的節日，人擠人啊，近在咫尺都可以成為千山萬水，想要追上去打招呼是不可能的事。

「怎麼跑得這麼快呢？」

「確實跑得很快，好像在躲什麼人似的。」頓了一下，關成岳若有所思的對楚晉雲挑起眉，「不會是看到你吧。」

楚晉雲愣了下，「我們只有過一面之緣，打了聲招呼，他會記得我嗎？」

「京中有誰不認識你楚四爺？」

明明是國公府的公子，與當今皇上有師兄弟的名分，前途一片燦爛，可人家就是有骨氣，先是考出一個探花，證明自個兒真材實料，接著轉身跑去西北跟著老國公打仗，還在西北打出名聲，千萬別以為這是老國公爺想法子給孫子攢軍功鍍金，錯了，西北那地方全靠實力說話，沒有領兵之能攢不了軍功，總之，這樣文武全才的楚四爺，京中誰能不認識呢？

「這位顧大夫應該不是京中人。」

「他知道你是顧太醫的女婿，就不可能不知道你是寧國公府的楚四爺，就是一眼也能記住。」

這一次楚晉雲倒是無法反駁，見他一眼就記住，這未必，可是因為他的出身多多少少都會上心，何況是個大夫，怎麼可能會如此沒有眼色。

「顧大夫是不是故意避開你？」

楚晉雲略一思忖道：「岳父的事情已經過去了。」

「是啊，可是，無論你岳父本家還是他親近之人，全部遠離京城，就怕再跟京城扯上關係。」

皇后遭人下毒，整個京城都震動了，也讓某些人看清楚京城的殘酷，不想擔驚受

怕的人自然是有多遠走多遠。

「岳父心思單純，一心鑽研醫術，他結交往來的人也是如此。」楚晉雲的親事是祖父定下來的，對這門親事他很滿意，他不需要門第太高的妻子，身分低一點，四房在寧國公府就不會太過惹眼，他一個繼室生下來的兒子還是少給三位哥哥製造壓力，免得是非不斷。

「好吧，顧大夫不是故意避開你，而是沒看見你。」

「這不是什麼要緊的事。」無關緊要的人，他從來不在意對方的態度，不過於禮，見了面就應該上前問候一聲，他這個人絕對不會失禮。

關成岳同意的點點頭，此行最重要的是找安眠香，其他的還真是無關緊要，可是誰會想到，他們出京第一個目的地榆縣未到就遇到大雷雨被迫停下來，莫名的有一種感覺——這一趟任務將會困難重重。

Crescent